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八

金世系表畧

完顏氏其先出靺鞨氏唐初有黒水靺鞨居肅慎地附高麗五代時始稱女真其在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真既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始祖函普自高麗來居完顏布爾罕水之涯後以部為姓遂為完顏氏云始祖生德帝

烏嚕烏嚕生安帝巴哈巴哈生獻祖綏赫綏赫乃徙居於安春水之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綏赫生昭祖舒嚕以條教為治民頗聽從部落寖彊舒嚕生烏古鼐遼以為生女直部節度使是為景祖始有官屬紀綱漸立景祖卒子和哩布襲節度使基業自此大是為世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祖卒弟肅宗頗拉淑嗣肅宗卒弟穆宗英格嗣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

治以本部法令穆宗卒世祖長子烏雅舒襲位是
為康宗康宗卒弟太祖阿固達襲位未幾稱帝於
上京改國號金廢主亮遷燕京號中都以汴京為
南京宣宗遷都於汴共傳九主凡一百二十年

金世系圖

世祖 諱和哩布 追尊為帝

康宗 諱烏雅舒 追尊為帝
太祖 諱旻本諱阿固達 世祖第二子
魏王成泰
太宗 諱晟本諱烏奇邁 世祖第四子
遼王杲 本名舍音

楚王宗雄 本名摩囉歡
騰格微
宋公成赫
遼王宗幹 本名斡布
景宣帝 諱宗峻本諱勝 額追尊為帝
宋王宗望 本名斡里雅布
梁王宗弼 本名烏珠
豐王烏里
趙王宗傑 本名謀里延
兗王宗雋 本名額爾袞
瀋王額魯
睿宗 諱宗輔本諱鄂爾多 追尊為帝
豳王鄂爾多
衛王宗強 本名阿嚕
蜀王宗敏 本名阿里布
紀王實訥埒
息王寧吉
莒王燕孫
鄴王蘇埒
宋王宗磐 本名富勒呼
豳王宗固 本名呼嚕
代王宗雅 本名孛拉布

富勒呼
金源王安塔哈
雅爾堅
阿林
鄭王充 本名實圖美
主亮 本諱都克嘉訥 遼王第二子 降封為海陵王 廢為庶人
兗 本名梧桐
衛王襄 本名永慶
袞 本名博恰
熙宗 諱亶本諱哈喇 徽宗子
胙王元 本名常勝
扎拉

和勒端
塔納
永元 本名元努
額布勒
阿里布
太子光英 本名阿里布
崇王元壽
宿王舒蘇鄂博
滕王廣陽
阿哈
應公樂善 本名和尚
太子濟安
魏王道濟
育 本名和卓
雅珠

雲闡
瑜 本名實古納
璋 本名實圖美
玘 本名阿索美
琢 本名阿里哈
章宗 諱璟本諱瑪達格 顯宗嫡子
宣宗 諱珣本諱烏達布 顯宗長子
鄆王琮 本名承慶
瀛王瓌 本名烏都
霍王從彝 本名阿林
瀛王從憲 本名沃里布
溫王玠 本名摩囉歡
蕭公璐 本名福孫

絳王洪裕
荊王洪靖 本名阿古喇
榮王洪熙 本名鄂特藏布
英王洪衍 本名薩哈
壽王洪輝 本名額琳
莒王德里

太孫鏗

衛王烏色
魯王烏哲
漢王阿庫納
魯王穰摩
沂王扎拉
鄆王昂 本名烏達

虞王阿里布
滕王呼沙呼
薛王宗懿 本名阿林
陳王宗本 本名阿魯
莫王呼嚕
豐王宗美 本名呼爾嚕
鄆王實圖美
霍王哈必蘇
蔡王沃哩
畢王宗哲 本名和碩
徐王宗順 本名阿嚕
宗義 本名博濟
佛們
博勒準
阿嚕
威赫
阿古爾
宗永 本名塔塔
實圖美
宗敘 本名德壽
鄭嘉
鶴壽 本名烏達布

齊 本名舒蘇
壽王京 本名呼魯
荆王文 本名呼刺
蘄王亨 本名伯特
楊德
鄧王爽
世宗 諱雍本諱烏祿
齊王沃哩布
榮王爽 本名阿林
克實
阿蘇
舒王襄 本名薩哈達
崇公阿里罕
京 本名和色哩
阿里庫
璋 本名呼敦
廣平王承暉 本名福興

阿鬫
達鬫
鎬王永中 本名實嚕
顯宗 諱允恭本諱呼土瓦 追尊為帝
趙王蘇尼
越王薩魯
越王永功 本名吞阿
豫王永成 本名鶴壽
衛王永濟 本諱興勝 世宗第七子降封衛王
燕王永升 本名錫喇
鄭王永蹈 本名兄蘇
潞王永德 本名思達
忠烈
永懷 永暉從兄子為承暉後

密國公璹 本名壽孫
琳 本名尼瑪哈
瓘 本名仁壽
瑭 本名仁安
太子從恪
瑎 本名明安
瑄 本名貴春
璡 本名字都
安春
愛新
琭 本名阿禪 衛王永濟子為永蹈後
玹 本名鄂倫
薩克蘇

太子守忠
玄齡
荆王守純 本名都圖
哀宗 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嘉蘇 宣宗第三子
守禧
承麟 系出世祖諸孫史稱末帝

曹王額爾克
晉王伯特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八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〇凡九年
止癸卯宋徽宗宣和五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女真自太祖阿固達稱帝改國號曰金始與遼並書例詳第八十二及八十三卷

乙未

宋

政和五年

春正月晏州夷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使平之　時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夷人咸怨夷酋卜漏等因襲破梅嶺砦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於是詔發陜西軍

定王桓　進封八年立為皇太子至帝宣和七年即位是為欽宗

濮王仲增　嗣封七年以彰德軍節度使卒追封簡王

遼

天慶五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按遼天祚帝本紀是年仍稱完顏阿固達為女直而綱目續編以阿固達於是年改國號曰金

金

金太祖收國元年　諱旻本諱阿固達世祖第二子　年

春正月都貝勒阿固達稱帝國號金　初主阿固達稱都貝勒戰屢勝遼至是烏奇邁率將佐勸稱帝主不許阿里罕

附

夏

夏主李乾順雍寧元年

春宋熙河將劉法等分路來攻乾順遣右廂軍逆戰於古骨龍敗績　秋宋將王厚等合涇原

三萬以遹為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覺張恩正分道出期會於晏州涌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夷為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𨑳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令土丁負繩梯登

諡穆孝、

濮王仲御

篵封華陽王八年時嗣濮王仲增卒諡仲御嗣封至帝宣和四年再見

瀛公樾

第二十四皇子始封

遂稱金今從之

都統耶律䢵爾多等與金兵戰於達嚕噶城敗績

三月遣使諭金降 主使張嘉努等六人齎書使金斥阿固達名冀其降

夏六月復遣使如金為金所留

秋八月主自將

與普嘉努尼瑪哈等復以為言主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在安春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

四路之兵來攻臧底河城守兵敗之未幾乾順遣數萬騎掠宋蕭關

高麗

是年國王王俁遣子弟五人詣汴京入太學朝廷為置博士至

崖顛乃縋梯引下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簀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夯竹猱竄其上火輒發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為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至欽宗靖康二年丙見

惠公楧

第二十五皇子始封至帝宣和七年丙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於

伐金　主詔親征金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之

九月金人陷黃

遼遣使以書來議和主遣薩喇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主擊遼兵於達嚕噶城大敗之　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我軍取其餘民而還遼遣

明年宋帝親策賜四人上舍及第遣還國

古骨龍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

龍府

大軍渡混同江

副都統耶律章努作亂伏誅　時師渡混同江章努與耶律淳妃弟蕭迪里及其甥蕭雅嚕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迪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

都統鄂爾多左副統蕭伊蘇右副統耶律張嘉努都監蕭色佛呼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主闇之帥衆趨達嚕噶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

畧安撫司以童貫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夏六月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內出圖式宣示於崇

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主使行宮實達爾伊遜等持書至備言章努之謀淳即斬迪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主遇之如初章努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

尼畏遂趨高阜而陣諜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郤羅索尼楚赫衝遼中堅陷陣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大敗遼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我軍逐北至阿嚕岡遼步卒盡殪

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於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有流星出於柳　有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太子怒曰不聞以

祖州率其黨告太祖廟數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衆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直阿古齊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狗章努詐為使者欲奔女直為邏者

得其耕具數千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獲之

夏四月遼遣張嘉努等以國書來　主以遼主書辭慢侮留其五人獨遣張嘉努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之使降

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開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所獲縛送行在腰斬於市

冬十二月主與金兵戰於呼仫巴岡敗績

耶律張嘉努叛詔北面林牙耶律瑪格討之

以蕭罕嘉努知北院樞密使事

秋七月以烏奇邁為安班貝勒薩哈舍音並為固倫貝勒　薩哈烏古鼐之孫烏奇邁舍音主之弟國語謂尊大為安班國相為固倫

遼使蕭薩剌以書來主留之不遣

九月取遼黃龍府　主攻黃

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遼蕭薩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渡江水及馬腹後舟人測之深不得其底

以
薩哈為固倫
烏赫哩貝勒
阿里罕為固
倫英實貝勒
烏赫哩
統領官之稱
英實迎迓之
官
冬十二月主襲
遼軍於呼低
巴岡大敗之
主聞遼出
軍聚衆剺面
慟哭曰始與
汝等起兵蓋
苦契丹殘忍

欲自立國今
天祚親至奈
何非人人死
戰莫能當也
不若殺我一
族汝等迎降
轉禍為福諸
軍曰事已至
此惟命是從
主遂帥師迎
敵遼主自將
至圖們其駙
馬蕭特默等
將兵至沃棱
濼主行次約
羅與羣臣謀

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努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呼

岡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

丙申

政和六年

魏公材

天慶六年

收國二年

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烈楚營遁去主乃引還

夏

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溫州人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

封九年卒後追封邠王

鄆公楃

封衞公五年徙封鄆公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春正月高永昌據遼陽以叛

東京故渤海地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

春正月詔優恤降人

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衆宜加優恤自今契丹奚漢渤海繫遼籍女直韋室達嚕噶烏舍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

夏主李乾順雍寧二年

春宋熙河將劉法等攻仁多泉城城降於法復為法所屠

宋渭州將种師道攻臧底河城城陷

冬乾順大舉攻宋涇原靖夏城時久

而已即仙卿褚慧下
降佐帝君之治時劉
貴妃方有寵靈素以
為九華玉真安妃帝
心獨喜其事甚加寵
信賜號通真達靈先
生賞賚無算改溫州
為應道軍靈素本無
所能惟稍習五雷法
召呼風霆間禱雨有
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
撫使

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
熙秦之師十萬攻夏
仁多泉城城中力守

衆斬之撫定
其民裨將渤
海高永昌時
以兵三千屯
八甗口見國
政日衰金兵
方强遂誘渤
海幷戍卒入
遼據之旬日
之間遠近響
應有兵八千
人因僭號稱
隆基元年主
遣蕭罕嘉努
張琳討之
夏四月親征張

夏五月遣斡魯
攻遼叛將高
永昌殺之遂
取遼東京州
縣　初永昌
使人來求援
且曰願併力
以取遼主使
呼沙呼謂永
昌曰同力取
遼固可東京
近地汝輒據
之以僭大號
則不可若能
歸款當授王
爵永昌不從

無雪乾順
先使數萬
騎繞城踐
麈漲天乃
潛穿壕為
地道入城
中城遂陷
屠之而還

高麗

先是遼侵
高麗置保
州金收國
初命薩哈
取之久不
下至是國

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　師道世衡之孫也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大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

嘉努敗之

二月主遣侍御司徒托卜嘉等討張嘉努戰於祖州敗績又命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默帥諸將討之時張嘉努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概等萬餘人攻陷高州未幾侯概就擒至是主自將討張

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將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來拒遇於活水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斡魯戰又大敗遂

王王俁遣使如金賀捷且曰保州本我舊地願以見還金主諭王自取之

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水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寳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寳告尋以太傅就第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嘉努敗之誅叛黨饒州渤海平

五月蕭罕嘉努張琳討高永昌不克會金人擒永昌遂陷東京州縣

六月以魏國王淳為都元帥進封秦晉國王

冬十月以張琳軍敗奪官

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托卜嘉執永昌以獻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賦稅置明安穆昆一以斡魯為南路都統尋以完顔鄂倫知東京事

明安千夫長

穆昆百夫長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

也

冬十二月羣臣上主尊號曰大聖皇帝詔明年改元天輔

清和陽宫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歴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册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宫名為玉清神霄宫又鑄神霄九鼎安置於上清寶籙宫之神霄殿

冬十一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侯蒙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

左丞
夏人寇涇原曆踏夏城
十二月劉正夫罷　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軍

丁酉

政和七年
春二月大理入貢
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廢緡錢

榮公何執中封五年以太傅致仕卒追封清源郡王謚

天慶七年
春正月金人陷春泰二州
金兵攻春州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春州陷泰州亦

天輔元年
春正月取遼春泰二州
冬十二月咸州都統烏楞古取遼耶律淳于蒺藜山遂

夏
夏主李乾順雍寧三年

高麗

數萬貧下之人多買
青布幅巾以赴日得
一飫餐而襯施錢三
百謂之千道會且令
士庶入聽靈素講經
帝為設幄其側靈素
據高座使人於下再
拜請問然所言無殊
絕者時時雜以滑稽
嫚語上下為大閧笑
復令吏民詣宮授神
霄祕籙朝士嗜進者
亦靡然趨之

夏

四月道籙院上章冊
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

正獻 執
中嘗為端
王侍講故
終始恩遇
不替然無
所建明惟
以謹畏迎
順上意贊
飾太平而
已

陷孟古皮室
四部及渤海
人皆降於金
詔東北面行
軍諸將納埋
赫嚕尼格錫
衮等棄市

秋

九月置淵軍
主自燕至
陰涼河募遼
東人為兵使
報怨於金號
曰淵軍凡八
營屯衛州蒺
藜山以渤海
鐵州人郭藥

拔遼顯乾懿
豪徽成川惠
八州
遣使求封冊於
遼 遼東鐵
州人楊朴言
於主曰自古
英雄開國必
先求大國封
冊主從之遣
使如遼

是年宋賜
國王王俁
大晟燕樂
籩豆簠簋
尊罍等器

大理

國主段和
譽遣使貢
方物於宋
宋以和譽
為雲南節
度使封大
理國王

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六月明堂成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

師等為帥

冬十二月都元帥淳及金將烏楞古戰於蒺藜山敗績顯乾等八州陷於金　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將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踵剌及阿蘇為言淳軍至蒺藜山烏

于闐

是年入貢於宋自是訖於宣和朝貢不絶

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

楞古及鄂倫等進攻顯州郭藥師率淵軍乘夜襲走之烏楞古遂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喀勒扎陂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以蕭伊蘇為北府宰相

金主遣使求封冊許之 金

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

冬十月侯蒙罷　蔡京惡之也

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起復鄭居中為太宰以

使至時遼東諸州盜賊蠭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主許之

余深為少宰白時中為中書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為門下侍郎

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藐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於坤寧殿帝惑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

宫之事託天神臨降
造帝誥天書雲篆務
以惑世欺衆其說妄
誕不可究質宦者道
士有所不快必託為
帝誥則莫不如志尋
加靈素號通真達靈
元妙先生張虛白通
元冲妙先生都人稱
曰道家兩府其徒美
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
童貫領樞密院事
内侍自古無賜坐者
時貫加開府儀同三
司領樞密院每春秋
大燕則坐於執政之

上日與宰相同班進
呈畢即自屏後入內與羣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

珠星壁月跨鳳乘龍
天書雲篆之符以逢
迎之遂竭國力以經
營土木之工至是又
命戶部侍郎孟揆於
上清寶籙宮東築山
以像餘杭之鳳凰山
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黄葆光於昭
州　初葆光為左司
諫上言三省吏猥多
乞非元豐舊制者一
切革去帝命釐正之
一時士論翕然蔡京
怒其異已密白帝降
內批云當豐亨豫大

之時為衰亂滅省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孫光上疏言蔡京強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孫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戊戌

重和元年

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玉踰二尺

鄆王楷

進封嘉王

十一年時

天慶八年

春正月保安軍

節度使張崇

天輔二年

春正月遼節度

使張崇降

夏

夏主李乾

順雍寧四

帝命制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奏御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定命乃我所自制也於是御殿受賀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寖失帝意帝遣使以

赴廷對有司以楷居第一帝不欲皇子先多士遂以王昂易之俄超拜太傳改封鄆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和義王有奕

以雙州二百戶降於金

夏四月以蕭塔喇台為北院樞密使

六月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戶降於金

冬十二月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三千戶降於金

大饑　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

二月遣使如宋報聘　時宋遣馬政以國書來其畧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勁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界下邑主遣索多報聘於宋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宋夾攻得者有之其本

年

玉環賜蔡京於杭黼吳王俶之
覘知之因數條奏京子始封
所行政事并擊商英
及京復相德其助已
嘉公椅
歲中三遷為御史中第二十六
丞黼欲京專國遂疏皇子始封
執中二十罪已而改至欽宗靖
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康二年再
居中不合黼復內交見
居中京由是怨之徙
為戶部尚書將陷以
崇公諶
罪黼以討獲免還為
學士承旨遂入政府皇太子桓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長子始封
浮海使金約夾攻遼至欽宗靖
初建隆中金嘗自康元年再

等路斗粟直
數縑民削榆
皮食之既而
人相食

朝自取者不
在分割之議
三月烏楞古坐
罪免官　咸
州都統烏楞
古久在咸多
立功自恣和
哩布雙寬等
言其知遼主
在中京而不
進討芻糧豐
足而不以實
聞攻顯州時
所獲生口財
畜多自取主
命闍格代為

其國之蘇州泛海至見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金已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復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都統而鞫治之烏楞古引伏詔降謀克

夏六月遼通祺等州來降命擇地處之時遼民來降者衆分置諸部詔曰凡降附新民各令從便安居給以官糧毋輒動擾

秋九月詔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七月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
八月以童貫為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
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虚為尚書左右丞
鄭居中罷　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周柴氏後巳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
冬十二月以遼降將劉宏為千户

冬十一月改元大赦

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己亥

宣和元年

春正月詔改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肅王樞

封建安王十二年進封肅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景王杞

封文安王十二年進

天慶九年

春三月遣使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

秋七月楊詢卿羅子韋率衆降金

天輔三年

夏六月遼遣使冊主為東懷國皇帝不受　遼遣耶律努格來議和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

附夏

夏主李乾順雍寧五年

春乾順弟察哥敗宋將劉法於統安城法道至蓋朱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粘没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覩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　初高麗來

封景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永寧看

恭

楚王似之子始封

温公棣

第二十七皇子始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

縣以親王公峗守兵斬主駙馬大臣之以獻祭子孫為質還哥見法首我行人及元惻然語衆給信符并宋曰劉將軍夏高麗往復前敗我於書詔表牒則古骨龍仁可既而努格多泉吾嘗復來主使呼圖避其鋒謂克衰與俱如天生神將遼免取質子豈料今為及上京興中一小卒梟府所屬州郡首哉其失裁減歲幣之在恃勝輕數且曰必以出不可不凡事我冊用戒遂乘勝

求醫帝命二醫往至見
是歸奏云高麗館醫
甚勤日夕引之視其
用兵布陣禦敵之方
曰聞天子將與女真
圖契丹苟存契丹猶
足為中國捍邊女真
恐不可交也宜早為
之備帝聞之不樂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
宰　黼賜第城西寵
傾一時是時朝廷已
納趙良嗣之計將會
金以圖燕雲會諜云
遼主有亡國之相黼
薦畫學正陳堯臣使

衛公余深
以少保拜太宰封豐國公再封衛國至高宗建炎二年再見

莘公鄧洵武
以知樞密院事拜少

漢儀方可為
約言如不從
勿復遣使遼
主從之乃遣
蕭錫訥埒等
奉冊璽來主
使烏凌阿贊
謨如遼迎封
冊冊至主以
無凡事之語
又不稱大金
而東懷乃小
邦懷其德之
義語涉輕侮
乃復使贊謨
如遼責其冊

國宋震武城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引兵還

夏乾順
遣使納款於宋宋詔童貫罷兵

高麗
國王王俁遣人增築曷懶甸長城三尺金

遣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占城入貢　詔封其王楊卜麻疊為占城國王

二月改元

以鄧洵武為少保

三月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

劉法及夏人戰於統安

係封國公至三年再見

宦者童貫以太傅封涇國公至三年再見

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宋遣使來聘時宋遣軍校呼慶齎詔及禮物與索多等俱來索多受宋團練使主怒杖而奪之遣慶歸國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

邊吏發兵止之不從報曰修補舊城耳

占城

國王楊卜麻疊先於政和中上表於宋言身縻化外不霑天朝祿食願得詔授奉給壯觀小國宋帝許之

城敗走為夏人所殺

童貫使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帥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峗夏守兵追之斬首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

秋七月遼人楊詢卿等來降命各以所部為穆昆

八月製女真字

國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主遂命古新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古新

是年楊卜麻疊入貢於宋詔進檢校司空封占城國王占城與交阯相近互相侵擾自是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始與交阯均矣

歲閒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寮哥引去

夏四月丙午朔日食

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户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

所製為大字云

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名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更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　關右既困貫諷夏人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廹館伴强之使持還及境棄之

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八

月范致虛罷　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

九

月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京第時京子攸儵脩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絛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

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悦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詼

浪語以獻笑取悦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静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於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於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

下厭居法宮時乘小
輦出入廛陌郊坰極
遊樂而後返臣不意
陛下當宗社付託之
重玩安忽危一至於
此夫君之與民本以
人合合則為腹心離
則為楚越叛服之際
在於斯須甚可畏也
萬一當乘輿不戒之
初一夫不逞包藏禍
心雖神靈垂護然亦
損威傷重矣又況有
臣子不忍言者可不
戒哉帝得疏出示宰
臣令赴都堂審問余

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

以家事乃閉户草疏
及貶怡然就道

名楊時為祕書郎　時
南劍將樂人初舉進
士第聞程顥兄弟講
孔孟絕學於河洛調
官不赴以師禮見顥
於穎昌相得甚歡其
歸也顥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及顥卒又師
事程頤於洛蓋年四
十矣一日頤偶瞑坐
時與游酢侍立不去
頤既覺則門外雪深
一尺矣後歷知瀏陽
餘杭蕭山三縣皆有

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觷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觷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廸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庚子

宣和二年

春正月罷道學

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橫恣不悛道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

英公檍

第二十八皇子始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天慶十年

春三月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　先是主遣蕭錫訥埒持冊藁如金金遣烏凌阿贊謨持冊副本來報主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錫訥埒往議金主怒和議遂絕

天輔四年

春二月宋遣趙良嗣來議攻遼

三月遼復遣使來議冊禮主不許議進兵擊之　主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

夏

夏主李乾順元德元年

高麗

是歲遼遣使乞兵於國王以禦金師

真臘

真臘亦名占臘國在

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
道金主言并持其書
來請別遣使通好時
童貫密受旨圖燕因
建議遣右文殿修撰
趙良嗣往仍以市馬
為名其實約攻遼以
取燕雲之地
夏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
不與帝亦厭薄之子
攸權勢既與父相軋
浮薄者復間焉由是
父子各立門戶遂為

夏五月金人陷
上京　時主
方獵於呼圖哩
巴山聞金舉
兵侵上京命
耶律博碩布
等選精兵三
千以濟師未
幾上京留守
托卜嘉率衆
降金

旅修器械將占城之南
以四月進師東際海西
令色格留兵接蒲甘南
一千鎮守棟抵加羅希
摩以餘兵來地方七千
會於渾河　餘里政和
夏五月攻遼上中始通中
京留守耶律國至是國
托卜嘉以城主金裒賓
降　主自將深遣郎將
攻遼以遼使摩臘摩尭
蕭錫訥埒宋防入貢於
使趙良嗣從求宋封金
諭上京城中裒賓深為
使速降上京國王恩與
人侍禦備儲占城等

饑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復僧寺額　尋又復德士為僧

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

蓄為固守計

五月主進攻且謂錫訥埒趙良嗣曰汝可觀我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棟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主乃還

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

秋八月遣使如
宋議攻遼及
歲幣
九月矩威水部
錫勒哈達等
殺貝勒綽哈
布古德以叛
冬十月命斡魯
討之

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

九月以余深為少傅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

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為已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汚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

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梓桐幇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户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横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

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詠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歛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

十一月余深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帝言之帝不悦出知福州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

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

建康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朧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眞臘入貢　詔封其主
金裒賓深爲眞臘國
王

辛丑

宣和三年
春正月鄧洵武卒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
局花石綱　初帝以
東南之事付貫且曰
如有急即以御筆行
之貫至吳見民困花
石之擾衆言賊不亟
平坐此耳貫即命其
僚董耘作手詔罪已
罷諸應奉造作局及

濟王栩
封安康王
十四年進
封濟王至
欽宗靖康
二年再見

康王構
封廣平王
十四年進

保大元年
春正月改元
二月耶律伊都
叛降金　主
有四子長趙
王錫訥埒次
晉王額嚕溫
次秦王定次
許王寧晉王
文妃蕭氏所
生積有人望

天輔五年
春正月斡魯討
錫勒哈達敗
之誅首惡四
人餘悉撫定
夏五月遼都統
耶律伊都來
降　伊都至
主名見之因
詔咸州都統
司曰自伊都

夏
夏主李乾
順元德二
年

御前北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罷方田

罷州縣學三舍法 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士官

方臘陷處州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

封康王至靖康二年即位是為高宗

祁王模

封鎮公十四年進爵樂安郡王尋封祁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儀公桐

金人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妹適耶律

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固倫烏赫哩貝勒薩哈卒薩哈為人敦厚多智長於用人伐遼之計實贊成之及舉兵每以宗臣為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為其功也

六月詔安班貝勒烏奇邁

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刦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慕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傍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

第二十九皇子始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燕公鄭居中 是年領樞密院事進少師連封崇宿二國公又封燕國公至五

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而尊主為太上皇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帥千餘騎叛降於金主遣蕭錫默等

貳國政以舍音為烏赫哩貝勒普嘉努為齋貝勒尼瑪哈為伊拉齊貝勒 齊貝勒者陰陽之官位第三曰伊拉齊

冬十一月侵遼中京　初耶律伊都來降尼瑪哈言於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

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
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先是貫及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清溪幇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中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

年再見
畢公鄧洵武
封三年卒
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將兵追之反諸閭山縣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不及
以蕭錫默為奚王蕭德恭試中書門下平

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主不聽竟用尼瑪哈計以舍音都統內外諸軍普嘉努尼瑪哈斡布斡里雅布富勒呼等副之耶律伊都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復所陷城至是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

宦者童貫封涇公三年以平方臘功加太師徙封楚國公至五年再見

宦者楊戩官太傅卒贈吳國公

章事羣臣進秩有差　蕭奉先既見伊都之亡恐後日諸校亦叛遂勸驟加爵賞以結衆心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金人侵中京

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黄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肆正典刑以謝天下三

人憾之至是陷以罪
罷知蘄州未半道責
黄州安置
閏
月復置應奉司　方
臘既平王黼言於帝
曰士大夫懷奸弗悛
抑損應奉妄為譏謗
望特置應奉一司臣
專總領庶杜奸謀從
之仍令梁師成總領
於内遂復諸應奉局
奪發運漕輓之卒為
用戸部不敢詰自是
四方珍異之物充牣
二人之家而入尚方
者纔什一

秋七月廢新置州軍
夔峽廣南邊臣開納
土之議建立軍州上
蠹國用下殫民財言
者以為病乃廢純滋
祥亨祺溱承播思隆
允孚十二州縣及熙
寧遵義二軍或為縣
或為堡寨

黑眚見於禁中　元豐
末嘗有物大如席夜
見寢殿上而神宗崩
元符末又見哲宗崩
至大觀間漸晝見政
和以來大作每出若
列屋摧倒之聲其形

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亦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惡者二年乃息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

國公

方臘伏誅　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九月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師

詔宦者李彦括民田於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於内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

後雖衝蕩回復不可
減一邑率於常賦外
增租錢至十餘萬緡
水旱蠲稅此不得免
擢公才為觀察使至
是戩死以內侍李彥
繼之彥狠愎密與王
黼表裏置局汝州臨
事愈劇凡民間美田
使他人投牒告陳皆
指為天荒雖執印券
皆不省訴者輒加威
刑致死者千萬京西
提舉官及京東州縣
吏皆助彥為虐民不
勝忍痛發物供奉大

抵類朱勔責辦於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蠶殫財靡匆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

敢復言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十一月馮熙載罷

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以善事中人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壬寅

宣和四年

春正月以蔡攸為少保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勉以醫藥自輔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

三月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

莘王植　封吳公十五年進封信都郡王尋進封莘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濮王仲御　嗣封八年卒追封郇王謚康孝

保大二年

春正月金人陷中京主殺次子晉王額嚕温奔雲中　金克中京遂下澤州時主獵於鴛鴦濼伊都引羅索奄至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額嚕

天輔六年

春正月取遼中京

三月尼瑪哈襲遼主於白水濼不及　尼瑪哈敗遼奚王錫默於北安州拔其城　遣古新畧近地獲遼護衛錫訥埒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廹若

夏

夏主李乾順元德三年

夏乾順聞遼主播遷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兵至宜水為金將斡魯婁室所敗還及野谷澗水暴至士卒漂没者

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鄭居中亦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王黼獨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

濮王仲爰

濮安懿王孫懷王宗暉子初封江夏郡王至是嗣濮王仲御卒詔以仲爰嗣封明年再見

昌公柄

第三十皇子始封至

溫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撻巴等復謀立額嚕溫事覺主名樞密使蕭塔喇台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塔喇台唯唯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額嚕溫亡額嚕溫

失機會事難圖矣舍音意未決斡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尼瑪哈出瓢嶺期會於羊城灤遼主在雲中聞之遂趨白水灤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急乘輕騎入夾山取遼西京國軍攻西京大

不可勝計

高麗

國王王俁卒宰相李資深立俁子楷為王遣使告哀於宋宋遣給事中路允迪等來慰奠

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為吾有帝遂決意治兵䌸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䌸又遺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

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伏誅額嚕溫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主行宮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

同府遼將耿守忠救之尼瑪哈摩囉歡幹布等繼至尼瑪哈帥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馬西京西路州縣皆降

夏四月取遼東勝諸州獲阿蘇以歸　阿蘇至主杖而

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於桑乾河

三月主奔夾山蕭奉先伏誅
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奉先猶言金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至主遂趨白水濼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釋之

秋八月主自將襲遼主於實納圖鍔遼主敗走
時既克遼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遼主遂奔於額蘇倫舍音使斡里雅布言於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

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實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退師雄州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

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我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塔喇台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普嘉努幹里雅布帥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於實納圖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嘉努與諸將議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

大國岡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責授右衛將軍致仕

六月以王黼為少師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貫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創議

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秦晉王淳稱帝遼廢主延禧為湘陰王　初主之走雲中也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淵軍內結都統蕭幹

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里雅布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揆戰遼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里雅布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以示諸

比較酒務及度公家
出納錢糧量取其羸
號經制錢遂為東南
七路之害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
可攻金不可鄰異時
金必敗盟為中國患
乞誅王黼童貫趙良
嗣等且曰兩國之誓
敗盟者禍及九族陛
下以孝理天下其忍
忘列聖之靈乎以仁
覆天下其忍使河北
之民肝腦塗地乎王
黼大惡之除昭名編

謀立淳處溫
邀琳白其事
琳曰攝政則
可即眞則不
可溫曰今日
之事天意人
心巳定豈可
易也琳不敢
執遂與諸大
臣耶律達實
左企弓虞仲
文曹義勇康
公弼集番漢
百官諸軍詣
淳府引唐靈
武故事勸進

將斡里雅布等
遂以騎兵馳
赴之遼主望
見大驚即遁
去遼兵遂潰
斡里雅布等還
主曰遼主去
不遠盍亟追
之斡里雅布追
至諤勒哲圖
遼主棄輜重
而遁擒蕭特
烈以歸
九月穆昆宗雄
卒　宗雄本
名摩囉歡好

管海州
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
之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
州來降　童貫受之
以聞詔授藥師恩州
觀察使以兵隸劉延
慶
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
府
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
攻遼藥師襲燕敗績
延慶兵潰　童貫遣
延慶藥師將兵十萬
出雄州以藥師為鄉
導渡白溝延慶軍無

淳不許將出
李奭持赭袍
被之令百官
拜舞山呼淳
驚駭再三辭
不獲從之羣
臣上尊號曰
天錫皇帝建
元天福以妻
蕭氏為德妃
妃普賢女也
加處溫守太
尉琳守太師
餘與謀者授
官有差改淵
軍為常勝軍

學嗜書挽強
射遠幾三百
步嘗從主獵
誤中流矢而
神色不變恐
主知之而罪
及射者既拔
去其矢托疾
歸家因學契
丹大小字盡
通之凡國初
立法定制皆
與宗幹建白
行馬及卒主
謂羣臣曰宗
雄謀畧過人

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䟦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爲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

軍旅之事悉委達實遂降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主所有者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許

臨陣勇決少見其比

遣使如宋

主聞宋童貫舉兵伐遼恐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特古斯烏頁等往議師期宋遣趙良嗣來報言不負初約

冬十一月遣使如宋議燕地

十二月主伐遼燕京克之

而進質明常勝軍師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馬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

夏四月金人陷西京及東勝諸州阿蘇被執

五月宋師來侵至白溝遼興軍節度使耶律達實擊敗之

六月淳殂妃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淳寢疾間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

於是遼五京皆為國有主遣騎兵送趙良嗣南還且獻遼俘

黃龍府叛部爾多討平之

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樂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

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

十二月遣趙良嗣復

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

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普嘉努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止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

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肩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馬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自知疾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名宰執入

吏李靖偕來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寓歲山成更名曰艮嶽

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緑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

議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蕭后聽

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碧流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

政名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於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

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

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夏國主遣兵來援為金人所敗

秋八月主及金主戰於實納圖敗績副統軍蕭特烈被

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宫旣成帝自為艮嶽記以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後以金芝産於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戸部獻今年民數　時天下分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戸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

九月涿州留守郭藥師叛降於宋

冬十月宋師侵燕京樞密使蕭幹擊敗之

十二月燕京陷於金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　宋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

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戸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户口皆不及

主遂分三道進兵淳妻蕭氏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乃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兵遂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使尼楚赫羅索

癸卯

陳於城上金主次於城南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於金蕭氏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軍

宣和五年

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

華原王朴

封雍公十五年進封華原郡王卒追封儀王

保大三年

春正月知北院樞密事奚和哩布自稱奚帝　金兵入燕奚和哩布即箭笴山自

天輔七年

是年八月以後為太宗天會元年太宗太祖弟諱晟本諱烏奇

夏

夏主李乾順元德四年　夏乾順遣使請遼主來臨遼主

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方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可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尼瑪哈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至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請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

徐王棣　封徐公十五年進封高平郡王尋加太保進封徐王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濮王仲爰　嗣封二年卒追封燕王

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　主命都統耶律瑪格討之　二月遼興軍節度副使張瑴以平州降於金　主追廢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主聞南京破出奔四

遼

春正月宋遣趙良嗣來議燕京西京地　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瑴留守　遼平州人張瑴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迪里瑴撫安亂者州民推瑴領州事耶律淳

渡河冊乾順為夏國皇帝　金將斡里雅布聞乾順迎護遼主乃遺書乾順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

濮王仲理

濮安懿王孫楚王宗輔子時嗣濮王仲爰卒詔仲理嗣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燕公鄭居中

封三年卒追封華原

部族蕭德妃來見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夏四月主奔雲内 金遣斡魯襲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達實斡魯使斡里雅布尼楚赫羅索等以兵三千分道襲主將至青

死瑴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瑴拒弗納及主入燕京訪瑴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瑴狂妄寡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主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瑴臨海軍節度仍

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泣涕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即剪盆分給其下詔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

郡王謚文正子修年億年

英公蔡攸

京之子時朝廷因收復燕雲錄功進秩以攸為少師封英國公至七年再尼

楚公王黼

家遇泥濘不能進斡里雅布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主往應州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默格竊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托里乘軍

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瑴瑴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尼瑪

五事帝怒命貶官而以收復燕雲進太傅職任如故

雲進太傅封楚國公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

三月遣使如金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狥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

宦者童貫徙封楚公三年以收復燕雲進封徐豫國公至七年再見

亂出赴主軍得免斡魯兵至索勒敏為書招主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帥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濼為斡里雅布所敗長子趙王錫訥埒被執失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十乘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

哈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為南京命轂判留守事

三月遣使如宋　宋復遣使來　時左企弓以詩獻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主欲背與宋初約及宋使趙良嗣再來許加歲幣代燕地租稅并

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金主乃令良嗣歸報謂之曰過半月不至我提兵往矣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内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

於金而西走雲内斡里雅布復以書招主諭以石晉北遷事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斡里雅布不許

五月主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　夏主李乾順遣使請主臨其國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

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主大喜遣尼楚赫報聘許以燕京及六州與之宋帝從之遣良嗣等持誓書來

夏四月割燕京及六州與宋　主遣楊璞復誓書於宋詔平州官與宋使同分割

遼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楚赫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古新等先索書覲之言字

等切諫不從遂渡河次於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刦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

所與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而營平灤三州不預焉

遣都統斡魯襲遼主於青冢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遼主邀戰擊敗之

五月遣使如夏

南京留守張轂以城降宋初升平州為南京以轂判

晝不謹令易之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

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為樞密使特烈格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奚和哩布為其下所殺

秋八月都統蕭幹自稱奚帝引兵攻宋燕山府與宋同知府事郭藥

留守事至是主去燕京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轂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重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

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貫攸入燕交割時燕之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班師

五月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於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

師戰敗走死　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宋景薊州進攻燕城與樂師戰敗遁還為下所殺

冬十月主復渡河東還耶律達實自金來

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名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

抑又甚焉凡元祐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人各異心綫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

歸　時主居於圖魯卜部達實來歸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達實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主無以荅賜酒食而赦之

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内用營平之兵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名企弓等至灤河西岸數其十罪皆縊殺之穀仍稱保大三年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師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　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帥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黼總治三省事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歸　瑴本遼興軍節度副使金人克遼燕京以瑴留守平州至

雅里卒蕭特烈等復立耶律珠拉為帝

珠拉　聖宗孫也

十一月珠拉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晝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産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至燕京說宋知燕山府王安中招納張瑴瑴乃遣使持書請降於宋

秋八月主殂弟

是穀使燕民復業將以城來歸訪於翰林學士李安弼安弼然之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山府言於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令安弼黨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覊縻之而度促穀内附穀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

烏奇邁立主去燕京有疾命尼瑪哈為都統普嘉努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布圖濼而卒年五十六固倫貝勒舍音等請主弟安班貝勒烏奇邁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謚主旻曰武元

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𣪍聞之自謂得計

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事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内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寧軍

皇帝廟號太祖以舍音為安班貝勒斡布為固倫貝勒相與輔政斡布太祖庶長子也

九月葬太祖於海古勒城西

史臣曰太祖英謨𡘋畧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為用數年之間算無遺

禁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違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遼都統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詔加藥師太尉　幹自稱奚帝引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

策兵不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冬十月襲張瑴於南京瑴敗奔燕山　初瑴以南京叛太祖遣棟摩討之至是棟摩無功而退主復使斡里雅布督棟摩進攻瑴與戰於城東瑴敗宵奔

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

詔加藥師太尉

冬

十月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瑴為節度使　金人聞瑴叛遣棟摩將三千騎來討瑴帥兵拒之棟摩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瑴遂妄以捷聞朝廷拜

燕山

十一月宋殺張瑴函首來獻

割武朔二州與宋　時宋以山後諸州來請主新立將許之尼瑪哈自雲中至言於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

穀節度使犒賞銀絹
數萬
十一月辛王黼第觀芝
　帝由便門出來黼
第因大醉不能語夜
漏上五刻乃開龍德
宮小門以還内侍十餘
人執兵接擁是夜諸
班禁從皆集教場備
不虞幾至生變翌日
猶不御殿殆半日人
心始安
金人襲平州張穀奔燕
山平州人殺金使以
拒守　時金遣斡里雅
布督棟摩攻平州會

其幣而復與
之盟曰無匿
逋逃無擾邊
民今宋數路
招納叛亡畧
疏叛人姓名
索之童貫不
遣盟未期年
今已如此萬
世守約其可
望乎且西鄙
未寧割付山
西諸郡則諸
軍失屯據之
所將有經畧
或難持久請

張瑴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棟摩乘其無備來襲瑴與戰敗績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拒守

詔殺張瑴函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

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縊殺之函其首送於金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與若求藥師亦

勿與之主遂遣使如宋止以武朔二州與之

十二月遣貝勒李靖如宋告

太祖之哀

將與之爭安中懼因力求罷名為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率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金人來歸武朔州

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董凝極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九

起甲辰宋徽宗宣和六年○止丁未宋欽宗靖康二年四月凡三年有奇

表例説

臣之樞謹按遼天祚以保大五年亡於金而西遼耶律達實稱帝但西遼於遼為疏族又僻處遐荒視後梁之偏安江陵等耳兹倣其例於金天會四年另置一格於金格之下

甲辰

宋

宣和六年

春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

河間王楷

封冀公十五年進封河間郡王明年再見

慶公白時中

以尚書左丞拜太宰封崇國公進封慶國

遼

保大四年

秋七月主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時金人來襲主營主亟北走有瑪克實者迎主至其部事之甚謹乃得至烏爾古德呼勒部主以耶律達實既

金

天會二年

春正月以們圖琿為阿斯罕貝勒參議國政

詔減東京田租市租之半以比歲不登故也

夏國奉表稱藩詔以邊地界之

三月遣使索糧

附

夏

夏主李乾順元德五年

春乾順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金將尼瑪哈承制割下

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黄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慼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四月起復李邦彦為尚書左丞　時邦彦居父喪纔兩月

六月金人陷平州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餽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王黼乃請名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

公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自金來歸復得燕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建實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主不從遂及於敗

於宋宋不許

夏四月宋遣使來弔祭

遣高興輔等如宋告即位

六月復南京

初張瑴敗走南京人立張瑴固為都統閉門拒守至是國兵與瑴固戰敗之城中民猶不肯降王名斡雅布還下詔招撫棟摩竟克

寨以北陰山以南伊實實喇部圖嚕濼西之地以與乾順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秋乾順舉兵侵宋武朔州地界

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命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宫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置璣衡所　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詔置璣衡所以黼及内侍梁師成領之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

南京執敦固殺之

冬十月遼約尼扎古雅來降

二千里遣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積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𣪍不給糧遂攻應蔚逐守臣朝廷罪積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遼主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

人遼主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遼主來降自往迎之也

赦

以復燕雲也

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彦為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

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䙝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

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之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梁師成交結狀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　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説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

宣和以來王黼專主
應奉掊剥横賦以羡
為功所入雖多國用
日匱至是宇文粹中
上言祖宗之時量入
為出沛然有餘近年
諸局務應奉司妄耗
百出若非痛行裁減
恐無以善後於是詔
蔡攸就尚書省置講
議財利司除茶法已
有定制餘並講究條
上攸請内侍職掌事
干宫禁應裁省者委
童貫取旨由是不急
之物無名之費悉議

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蘖密

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彦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萬又有張迪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乙巳　宣和七年

夏四月勒蔡京致仕　蔡絛鍾愛於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於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奸

沂王樗

封河間王二年拜太保進封沂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保大五年

春正月主如党項二月至應州為金將羅索所獲　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

天會三年

春正月宋遣使來賀即位　二月羅索獲遼主延禧於應州　夏六月以獲遼

夏

夏主李乾順元德六年　春乾順遣使如金奠幣及賀即

私事帝怒欲竄絛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於黄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諭京命上章謝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宦者童貫為廣

南康王栻

封廣公十五年進封南康郡王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平陽王榛

封福公十五年進封平陽郡王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會党項小呼嚕遣人請主臨其地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主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絶糧從者至嚙氷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

主遣李用和位等如宋告慶

秋八月斡魯以遼主至京師降封為海濱王

冬十月詔諸將分道南侵

初斡里雅布在南京遣人如宋索叛亡户口宋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里雅布遂請於主曰苟不

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故有是命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遭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遂盛怒則執簡却立俟

建安王楧

封惠公十一年進封建安郡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潤公樅

第三十一皇子始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嘉其忠遂授以節度使遂趙党項以小呼嚕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完顏羅索等所獲尋至金以疾終

遼亡

右遼自太祖元年丁卯至天祚

先舉伐宋恐為後患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政事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伊都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遂決意南侵以

安班貝勒

戚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甞縮頸汗年既老羣賢凋喪殆盡安世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安世之賢使小吏吳默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還其書不答蘇軾甞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

燕公蔡攸

封英公三年以少師進位太保徙封燕國公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宦者童貫

封徐豫國公三年進封廣陽郡王至欽宗

帝保大五年乙巳傳九主共二百十九年

西遼

西遼主耶律達實延慶元年

達實遼太祖八世孫春二月達實稱帝於奇爾愛滿　先是達實以諫天祚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伊

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為左副元帥古新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自西京趨太原達蘭為六部路都統棟摩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里雅布監棟摩彥宗兩軍戰事自南京

地震　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再見

靖康元年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冬十月金將尼瑪哈斡里雅布分道入寇

十一月郊　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祕之曰恐妨恭謝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斡里雅布脅之使拜且降察不拜左右捽之伏

蘇自立為王率衆西走至哈屯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衆諭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剪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夜痛心疾首

入燕山

詔建太祖廟於西京

名業嚕赴京師教授女眞字

十二月左副元帥尼瑪哈克宋朔代州進圍太原

監軍斡里雅布克宋檀薊州與宋將郭藥師等戰於白河敗之藥師以蔡靖呂頤浩來降燕山州

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罕愈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名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

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雠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畛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於回鶻王必里克必里克得書即迎至邸

縣悉平　斡里雅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帝信之遣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尼瑪哈嚴兵以待趣擴等廷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且曰

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塔實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魯蘇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塔實干

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察勒瑪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且謂貫曰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

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奇爾愛滿羣臣共尊大石為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冊妻蕭氏為昭德皇后

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尼瑪哈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斡里雅布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

金盡陷燕山州縣

初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

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名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名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

何為藥師曰大王父
也藥師唯拜我父焉
知其他貫釋然遂邀
貫視師至於迥野畧
無人跡藥師下馬當
貫前棹旗一揮俄頃
四山鐵騎輝日莫測
其數貫衆皆失色歸
為帝言藥師必能抗
虜蔡攸亦從中力主
之謂其可倚故內地
不復防制屢有告變
及得其通金國書朝
廷輒不省詹度又言
藥師膽視非常逆節
已萌始詔遣官究實

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里雅布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刼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里雅布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

罷花石綱及内外製造局

詔内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

南下悉以禁旅付内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侯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願留以衛根本不從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内禪引給事中吴敏入對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

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棁遂罷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黼不用卿言今事勢如此奈何虛

中對曰今日宜先降
詔罪已更革弊端俾
人心天意回則備禦
之事將帥可以任之
帝即命虛中草詔畧
曰恩倖持權貪饕得
志縉紳賢能陷於黨
籍賦斂竭生民之財
戍役困軍旅之力多
作無益侈靡成風災
異謫見而朕不寤衆
庶怨懟而朕不知追
維已愆悔之何及思
得奇策庶解大紛應
天下方鎮郡縣守令
各帥衆勤王能立奇

功者並優加奬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處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名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　時欲名古師中以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名古師

中兵馬令直赴汴京

入援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

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名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名天下若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

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帝退居龍德宫以李邦彦為龍德宫使蔡攸吴敏副之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綱上書言陛下履位之初當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内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名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

拜兵部侍郎

敕

立皇后朱氏　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

告內禪且請修好鄴還至慶源府斡里雅布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

引其首為帝明言之
東率諸生上書曰今
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賊於内
李彦結怨於西北朱
勔聚怨於東南王黼
童貫又從而結怨於
二虜創開邊隙使天
下勢危如絲髮此六
賊者異名同罪伏願
陛下擒此六賊肆諸
市朝傳首四方以謝
天下

宋

丙午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諱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金人挾以北行至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崩於五國城壽五十八

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於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斡里雅布陷相濬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

和王栻

封南康王二年進令封明年再

信王榛

封平陽王二年進令封明年再

金

天會四年

春正月賜降臣郭藥師董才皆姓完顏氏

南征諸軍渡河　時斡里雅布取宋相濬二州達呼布至黎陽宋將梁方平及宋軍在河南者皆奔潰我軍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

西遼附

耶律大石延慶二年

夏

夏主李乾順元德七年

夏乾順遣兵取宋天德雲內諸城尋陷於金先是金將尼瑪哈遣察勒瑪

河北岸金將達呼布奄至方見
平夺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
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
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
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
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
渡河遂陷滑州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梲同知
院事
竄王黼於永州賜李彥死並籍
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
邱盜殺之　黼聞金兵至不
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
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
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
聶昌昌遣武士蹤之及於雍

肅王樞
進封八年質於金為金人所留明年挾以北去不知所終

安康王楃

復隊伍斡里雅布笑
曰南朝可謂無人
若以一二千人守
河我豈得渡哉進
取滑州
諸軍圍宋汴京斡里雅
布使吳孝民入汴
問納張瑴事宋遣
李梲來謝罪且請
和斡里雅布許其修
好約質割中山太
原河間三鎮地增
歲幣載書稱伯姪
宋以康王構少宰
張邦昌為質上誓
書及三鎮地圖稱

來許割
天德雲
內金肅
河清四
軍及武
州等八
館之地
約攻宋
麟州以
牽河東
之勢至
是乾順
因金兵
侵宋遂
發兵由
金肅河

卯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徙封鄆
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公十一
言為盜所殺彥賜死並籍其年進封
家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安康郡
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王明年
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再見
公肆掊克其園地擬禁籞服
廣平王
飾器用上僭乘輿又托挽舟
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楷燄
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
楗
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封韓公
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十四年
親任之一門盡為顯官騶僕進封廣
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平郡王
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 明年再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見

姪大宋皇帝伯大
金皇帝諸軍解圍二
月宋將姚平仲夜
襲斡里雅布營斡里雅
布遣兵擊敗之復
進師圍汴
宋遣宇文虛中以書
來辯姚平仲出兵
非宋主意改以肅
王樞為質斡里雅布
遣康王構歸宋乃
引師還以滑濬二
州與宋
尼瑪哈以太原不下
分兵趨汴降宋威
勝軍遂取隆德府

清渡河
取天德
雲內武
州河東
八館之
地進攻
鎮威城
宋將朱
昭敗歿
陷之既
而金將
古新以
數萬騎
陽為出
獵襲天
德諸城

帝聞斡羅布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大寧王諶 帝長子封崇公九年進封大寧郡王尋立為皇太子明年從帝北狩後不知其所終

進次澤州

三月尼瑪哈還西京留尼楚赫圍太原

夏五月宋將种師中姚古以兵援太原完顏和尼敗師中於殺熊嶺斬之古軍潰走

六月置元帥府以舍音為都元帥尼瑪哈斡里雅布為左右副元帥達蘭烏舍為左右監軍棟摩及耶律伊都為左右都監

高麗稱藩以保州界

恐為所有乾順遣使請和於金為金人所執

秋陷宋西安州

冬陷宋懷德軍

高麗

國王王楷遣使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黙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

樂平王

鄭紳

徽宗鄭皇后父也始為直省官以后貴累加太師封沂國公是年進封樂平郡王明年再見

之

秋七月巴爾斯等敗宋劉韐諸軍於太原

八月蕭仲恭使宋還以所持宋帝與耶律伊都蠟書自陳詔以左副元帥斡瑪哈右副元帥斡里雅布分道伐宋

九月尼瑪哈克宋太原執其知府張孝純釋而用之分兵取平遼靈石諸縣

復以南京為平州

斡里雅布敗宋种師閔

奉表稱藩於金一依事遼之禮

金遣高伯淑來報且與以保州之地自是本國遣使如金朝貢不絕

東京留守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趣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御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

魯公蔡京

徙封十五年宣和末詔以太師致仕是年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安制儋州行至潭州卒子八

軍於井陘取天威軍克眞定冬十月遣使如宋十一月尼瑪哈取宋河東諸州郡遂渡孟津宋西京永安軍鄭州皆降尼瑪哈克宋懷州斡里雅布至汴屯劉家寺尼瑪哈自河陽來會屯青城遣劉晏要宋帝出盟克汴京十二月宋帝詣青城奉表請降宋帝還汴許割兩河地

聞之無不悦者皆拜伏呼萬人傑先初税牛具每牛三
歳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死攸脩頭為一具每牛具
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伏誅傑賦粟五斗
而畢流白州
白時中免以李邦彦為太宰張死傑以
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下侍尚帝姬
郎王孝廸為中書侍郎蔡懋免竄餘
為尚書左丞子及諸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孫二十
金斡里雅布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三人分
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内帑及竄遠地
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遇赦不
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許量移
癸酉斡里雅布軍抵汴城據牟京天
駞岡帝名羣臣議之李邦彦資凶謫
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舞智御

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梲使金軍梲至斡里雅布盛兵南向

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徽宗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退

坐梲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免輒入
怖喪膽失其所言斡里雅布謂見祈哀
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蒲伏叩
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頭無復
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康恥見
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利忘義
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至於父
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子兄弟
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自為秦
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越暮年
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即家為
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齎還府營進
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之徒集
金使蕭三寶努耶律忠王汭門輸貨
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僮隸皆
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得美官

津景陽等門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梲至李邦彦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邦

棄紀綱法度爲根株連結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謫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燕公蔡

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
較帝黙然綱不能奪因求去
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
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
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
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
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
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
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
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康王與
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
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
子韋賢妃所生也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
都統制馬忠敗金人於順天門

攸
徙封二
年官太
係領樞
密院事
坐罪貶
為大中
大夫既
而安置
永州連
徙潯雷
京死御
史言攸
罪不減
其父詔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移置萬
京西募兵適至擊之於順天安軍尋
門外敗之金師遂收歛為一遣使者
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隨所至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　誅之
尼瑪哈軍
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
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聞斡里雅布已屯東
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
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
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
情露秪取辱焉今鼓行而進
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
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
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

楚公王黼
封四年宣和末詔以太傅致仕是年貶為崇信

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軍節度
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副使安
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衛時貫永州
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行至雍
開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邦為盜
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所殺議
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者以天
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討不正
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為失刑
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云
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　慶公白
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
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　時中
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自
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封三年
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罷太宰

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綟給金為覲文帛於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殿學士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中太乙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宫使御
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史劾其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屏懦不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才詒落貫為三路總帥棄軍逃歸朝職未幾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　宦者童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　貫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尋進封廣賜死　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陽郡王

陰鷙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驛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

二年官太師坐罪累貶昭化軍節度副使竄於英州吉陽軍未至伏誅　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狀貌魁梧偉瞻

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覘頤下
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生鬬十
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餉數皮骨
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勁如鐵
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不斢闇
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人有度
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量能踈
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淼然之財後宮
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自妃嬪
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以下皆
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獻饋結
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納左右
帝聞之以語綱綱主其議令婦寺譽
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言日聞
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寵嬪翁
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赫庭户

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亦雜還成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市岳牧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輔衙多營欲生擒斡異雅布及取康王出其門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綱曰握兵二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十年權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異雅布傾一時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奔走期去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會過於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制敕嘗之師道復言刼寨已誤然兵有論其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過者詔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方部往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察部一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動一息等畏懦皆不果用 貫悉偵

罷李綱以謝金人　斡里雅布名得之先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密以白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且陷以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他事邵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反得罪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

奸憸禍四

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海雖植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醞不償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於青也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掇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辯刼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棁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彦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彦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兵

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眾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

驅得免吴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内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内侍臣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户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内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

用楊時為祭酒遣肅昌詣學
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
奏東為太學録東力辭以歸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
還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
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
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
見康王次日金遣王汭隨虛
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
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
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
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
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

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斡里雅布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里雅布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

請求不聽

赦　且詔諭士民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復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李邦彥免　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梲為尚書左右丞

宇文粹中罷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　古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

追之且戒偵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用趙充國之老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

帝不納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

請太學因名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金

尼瑪哈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尼瑪哈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里雅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析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尼瑪哈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
貶蔡京為祕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大中大夫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
上皇行
梁方平伏誅
王孝廸罷
以聶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

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龎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金尼瑪哈還雲中留軍圍太原

三月張邦昌李梲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尼瑪哈復至社稷之賊也遂免

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㮚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

宣和間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善

宇文虛中免　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羅布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
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
間三鎮係塞陵寢所在誓當
固守於是命師道為河北河
東宣諭使駐滑州古為河北
制置使師中副之古總兵援
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
道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
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
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
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尼
瑪哈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
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
逞朝廷疑不用斡里雅布行至
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
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里雅布

遂出境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　時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名呉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宫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

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内諸城鎮威兵馬監押朱昭死之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

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

立子諶為皇太子

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趙野免

詔吏部考覈濫賞　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陜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殿試

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
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
說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
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
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
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
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
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
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
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
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
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
師道薦焞德行名至京師不

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部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蠧國害民幾危宗社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

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忽聞楊時目為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

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
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云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大原師中
與金人戰於殺熊嶺敗績死
之古軍潰　太原圍不解詔
師中由井陘與古犄角師中
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
次等縣留屯真定時尼瑪哈
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
覘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
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
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
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
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
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
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

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和尼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能嶺去太原百里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名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

贈師中少師

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　右正言崔鶠上疏曰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名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

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
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
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
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師
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
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
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
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
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
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
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
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
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
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
爾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
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

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廵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路允廸免

謫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天狗星隕　有聲如雷

彗出紫微垣　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竄蔡京於儋州道死童貫趙良

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於儋州貫於吉陽軍良嗣於柳州詔下十日京死於潭州朝廷遣御史張澂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於貶所函首赴闕梟於市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於太原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

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名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羅索軍於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

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八月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名李綱還　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尼瑪哈斡里雅布復分道入寇

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

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紿館伴邢倞曰金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里雅布及尼瑪哈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感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為內應仲恭還見斡里雅布即以蠟書獻之斡里雅布以聞於金主晟金主命尼瑪哈斡里雅布分道南侵尼瑪哈發雲中斡里雅布發保州

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為少宰何㮚為中書侍郎陳過

庭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　翰處仁主用兵而敏與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翰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於帝前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可使助已自衡州名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聞欲以界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塹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

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　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里雅布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尼瑪哈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九月金尼瑪哈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禀等死之　尼瑪哈來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

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
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
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
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
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
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蔡攸朱勔伏誅　先是竄勔循
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
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興燕山
之役禍及天下於是遣使即
二人所至斬之
以王㝢為尚書左丞
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
珏胡安國於遠州　安國初
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
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

即位名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耿南仲開而惡之力間於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玨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玨為綱游説玨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

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令之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　從何㮚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

罷西南勤王兵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黄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夏人陷西安州

金斡里雅布陷真定都鈐轄劉竧死之　种師閔及金斡里雅布戰於井陘敗績斡里雅布遂入天威軍犯真定竧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竧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竧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刀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邈被執北去

冬十月安置李綱於建昌軍

金遣使來　金二酋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

國坐貶知袁州帝閔其忠還吏部侍郎

名种師道還尋卒　師道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名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謚曰忠憲

以馮澥知樞密院事

貶王寓為單州團練副使　命寓副康王使斡里雅布軍寓託故不行乃貶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　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

籍譚稹家

詔百官議三鎮棄守　王雲至

真定斡里雅布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斡里雅布尼瑪哈亦使王汭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

刖並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金尼瑪哈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彦質師潰金人遂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尼瑪哈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彦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尼瑪哈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彦質之衆皆潰回亦奔還京師金和尼帥衆先渡孟津

尼瑪哈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尼瑪哈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

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雲因請康王往使

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斡里雅布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

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廹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芻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執而殺之時斡里雅布軍濟河游兵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

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
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
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
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
韐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
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
見王以為承信郎

何㮚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
孫傅為尚書右丞　㮚主戰
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為
開封尹傅為兵部尚書上書
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
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
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
禦金　孫傅因讀邱濬感事

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傳與何㮚尤尊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為識者危之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南仲

奔相州　斡里雅布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斡里雅布軍昌如河東尼瑪哈軍昌行至絳爺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

洳洳脫去南仲遂奔相州以
帝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
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
情始安
以孫傅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
書院事
以范致虛為陜西五路宣撫使
會兵入援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
死之　安國被圍扞禦不遺
力會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
城竟陷尼瑪哈引安國以下
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
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
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
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

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尼瑪哈令引於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金斡里雅布尼瑪哈圍京城要帝出盟　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名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

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李回免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叔夜聞名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

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頗如明皇之避禄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

復元豐三省官名

以何㮚為門下侍郎

閏月唐恪免以何㮚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恪從帝廵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内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

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金人要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以宗室往受盟金人不許

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與金人戰於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

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㮚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迓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尼瑪哈即遣還不與交一語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奉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

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彦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髪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氷裂没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

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

右脊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
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
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
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
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
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
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
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
知軍情麾其徒退何㮚欲親
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
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
退命㮚及濟王栩使其軍以
請成尼瑪哈斡里雅布曰自古
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
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
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

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尼瑪哈軍奉表請降粘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於東平　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氷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

可也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界金　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

大括金銀以陳過庭折彦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

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

節制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穎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率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　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陜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丁未

靖康二年

春正月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金
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
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為
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
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從
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
吳革亦白㮚曰天文帝座甚
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
聽車駕至郊張叔夜叩馬而
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
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帝回

燕王俁

徙封二十年汴京陷從上皇及帝北遷至慶源境上乏食卒

越王偲

徙封二十年從二帝北還至高

天會五年

春正月宋主復至青城尼瑪哈留之
南征軍與宋將宗澤戰於衛州敗績
二月詔降宋主及宋上皇為庶人　時得宋主降表故有是詔宋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主不許
尼瑪哈脅宋上皇及其后妃太子宗戚至軍中殺其侍郎李若水

西遼 主

耶律達實康國元年春達實建都於和斯時達實自奇爾愛滿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和斯部

夏

夏主李乾順正德元年

回鶻

是年回鶻王哈喇汗遣使入貢於金沙州回鶻和羅噶沙汗

宗建炎

首以字呼之曰嵇仲努力

河東割地使劉韐自經於金軍二年再
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昆
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相知
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
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
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
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
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
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
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
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
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
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
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
上

鄆王楷徙封十年與諸王皆北遷

景王杞進封九年從上皇至青城日侍

尼瑪哈等令宋人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宋人以張邦昌姓名入議狀送軍前
三月立宋少宰張邦昌為楚帝　邦昌受冊寶即位於汴京後尼瑪哈等議置兵以衛邦昌留一貝勒統之不果
夏四月以達蘭為元帥左監軍棟摩為元帥左都監
斡里雅布以宋上皇太后與其親王皇孫

爾多畋元康國以蕭鄂囉羅為兵馬都元帥蕭齊喇哈耆副之耶律燕山為都部署耶律特爾格為都監率騎七萬東征金以青

亦遣使入貢於金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於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

左右衣不解帶食不啖內及北行鬚髮盡白

濟王栩

進封七年時帝再至青城栩從之尋同北遷

徐王棣

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氏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北還尼瑪哈以宋主與其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北還而歸馮澥曹輔孫覿汪藻郭仲荀等於張邦昌宋上皇離青城其諸王後宮載牛車數百乘至邢趙間斡里雅布遣郭藥師迎謝上皇

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於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不恤國政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

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進封五
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年從帝
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北遷
大風霾雲霧四塞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　沂王樗
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
死之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進封三
出迎駕而尼瑪哈留不遣太年從帝
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北遷至
人殺之丙寅金人塹南薰門高宗紹
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興三年
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以罪為
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金人所
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傅曰吾殺
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
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　和王栻

曰天時如此非公大業以
之罪藥師慙而退光中興
斡里雅布欲以宋之申命元
王婉容位帝姬與尼帥鄂囉
瑪哈次子作婦上羅曰今
皇許之至燕山館汝其往
於延壽寺宋主離信賞必
青城乘馬監軍隨罰與士
之自鄭門而北每卒同甘
過一城輒掩面號苦擇善
哭至代滕茂實號水草以
泣迎謁茂實蓋嘗立營量
副路允廸出使者敵而進
請侍舊主俱行尼毋自取
瑪哈不許宋主遂敗鄂囉
從代渡太和嶺至羅行萬

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内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尼瑪哈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為

進封二年從帝北遷

信王榛

進封二年從帝北行至慶源亡匿真定境中至高宗建炎二年再見

雲中

圍宋中山

是年五月以後事見下卷

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達賚曰皇天弗順數也

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别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詭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

益王棫	祁王模	莘王植		安康王	楃

出傳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尼瑪哈名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尼瑪哈令擁之去若水返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絶口監軍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

廣平王

楗

建安王

楧

相公

梴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金人大括金帛戶部尚書梅執禮等死之　時金酋邀索金帛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謀寬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撾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

康王構次於濟州　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

瀛公樾	嘉公椅	溫公棟	英公櫶

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齎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至其軍

吳幵莫儔復名百官議立異姓衆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

儀公桐

昌公柄

潤公樅

以上六王八公皆上皇子汴京

犴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尼瑪哈名叔夜給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飲藥而死已而時雍復

陷俱從上皇及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晉康王

孝騫

從封二十年從二帝北還至高宗建炎二年再

集百官詣秘書省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蠧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幷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見濮王仲理嗣封五年從二帝北遷不知所終

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　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

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幵莫儔及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

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幵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張邦昌率百官遥辭二帝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絶者凡法駕

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內侍伎藝工匠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去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史臣曰初斡離布之北還也以尼瑪哈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

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唯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金人圍中山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敵意而

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奸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宫而遣人至

濟州訪康王其太后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益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郭京伏誅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二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者具說京誤國事思正因京刺殺之

是年五月高宗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事見下卷